

## 密语

文/牧夏

- Cathy 2025 十九岁生日贺文
- C&B 小甜饼 S 客串

月色泠泠，密语道尽，  
浮光掠影，亦证其心。  
神秘的密语室能解读心中的秘密。

看到门牌上骤然发起荧光的“SECRET”字样，布雷斯克制住转身就走的欲望。

有人想了解自己的秘密？

他看了看空荡的走廊，发出邀约的人连个影子都没有。大概，只能进去坐坐了。

风铃随推门的动作发出叮铃声响。

“欢迎来到密语室，请坐，这位迷失的先生。”

占卜桌上各种物件杂乱地堆砌，就像对面坐着的家伙，稀奇古怪的饰品坠在手腕与衣袍之间，极力制造出特里劳妮教授二号的观感。当然，她莫名其妙的开场白加深了这点感受。

“这位来自斯莱特林的……路人，你是否在寻找什么？”

有点耳熟的声音让布雷斯讶异了一秒，但很快恢复平静。这道声音似乎常常在凯希身边晃来晃去，所以他选择不扫兴地回应一下。

“找人。”

布雷斯感到对面听到他简洁的回答后，似乎有一瞬间偷笑。

“噢——不急，我已感觉到你要找的人不会太远。咳咳！这位先生，请你坐下，等待的时间不如来玩点密语室的小游戏。”

布雷斯对莫名的试探一向警觉。

“如果是麻瓜发明的看图说话，请放一百个心我从不玩这种毫无意义的游戏，我更宁愿去门口发呆。”

对面抽取卡片的手一顿，但很快以“无人在意你的意见”的气势，将两张卡片背面朝上摆在他面前。语气也多了一丝强硬：

“看来这位先生对密语室的传统颇有微词。不过，正是没有玩过才会有这种不成熟的想法。这边建议你尝试一下再下定论。”

“让我翻译一下，不接受你的好意就会被绑架然后让我等的人看我的笑话？”

对方不置可否地敲了敲桌。

“挑一张吧。”

布雷斯虽不知道对方的具体意图，但还是挑了一张翻开。牌面上是一大群人齐齐涌向同一扇门。

“那么，这张牌的画面让你想到什么了呢？”

对方明显重新打起了精神。

“拥挤，可悲的跟风者，看似追逐着时尚潮流，实则……没什么”不难想象布雷斯欲言又止的话语本该有多含沙射影。

“？……口下留情，还真谢谢你哈。”

“看在凯希的面子上，这不算什么。”

塞拉默念着“演员要有信念感”和“借来唬人的水晶挂坠”不能砸，瞥到卡片的包装盒上大写的 TAT（主题统觉测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表情。精彩的回答……让她突然有一种饱腹感。

“真有意思，这位先生，恕我无法和怼天怼地的人平和交流。”

“那么本人可以申请换人继续交流吗？”

“回休息室吧先生，回休息室吧，你能和人正常交流，人类就能发现世界第八大奇迹了……”

风铃声再度响彻密语室，塞拉看见来人松了一口气，赶紧不动声色地整理起衣服准备随时开溜。

你本来在走廊边吹夜风、边等着布雷斯。谁知道这家伙哪去了，自己不过晚了五分钟，不可能因为没等到就走了吧！因为迟迟不见人影，所以你免不了四处张望。“密语室”的牌子在月光下泛着光，你想起塞拉作为密语室成员，不止一次和你分享她们的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观星占卜、引渡灵魂、疗愈心灵等。

“除了邓布利多的办公室，这里是整个霍格沃茨倾听秘密第二多的地方哦。”

想着这句话，你觉得进去避避寒应该没问题。能让人放心倾诉秘密的地方，肯定不会介意这个的。

于是，现在的情况是布雷斯和你面面相觑。

“你才来？”

“你在这里面？”

两个人回过神时，布雷斯对面的位置已经空无一人。一番交换信息后，布雷斯注意到你手撑着桌子，建议道：“坐我对面吗？反正现在没人坐。”

“真不敢想象，我们是被骗到这里的？”

你坐下后注意到桌上的卡牌，你和塞拉绝对在休息室玩过。

“你好像对这些卡片不陌生？你知道它的作用吗？”

“嗯，之前听塞拉说过，大概是通过叙述的故事能投射叙述者的心理。”

“来试试吗？”

你从布雷斯脸上看到了有兴致的表情。嚯，这可少见了。

他将翻开的牌面推向你，指尖轻敲纸面：“那么，这张牌的画面让你想到什么了呢？”

你总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像从塞拉那边偷渡过来的，语气都带着点相似，错觉？别管了。

“门透着光，这也不像雪，我觉得我倾向于披着袍子走向天堂的人们。”

你抬头撞上布雷斯若有所思的神色，听见他说：“那这张呢，你会怎么解读？”说着，便将桌上另一张倒扣的卡片也推向你。

你观察起这张牌，一个巨大的圆圈以黑色为底色，一个人身处其中，祂腕间系着的一根绳子则与另一个不在圈内的人的手相连。

你刚想发动脑细胞创造剧情，突然意识到这个游戏并没有标准答案，这意味着你面前这位不停问问题的人也该作答才算公平。于是，你微笑着将自己手边的卡牌推到布雷斯面前，模仿他轻敲着纸面。

“不如，你来解读一下？我也想听听你的心声。”

布雷斯脸上的表情一顿，但很快挂上沉静的笑容。

“好啊。”

你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但是，建议你不要期待太高，我和你那些奉行乐观主义的朋友不是同一类人。”

只是建议，但为什么你从中听到了关照和劝慰？

“从我的视角，这个人正在落入深渊，而与之相连的绳索掌握在另一个人手里，祂们是什么关系？那个人会放手还是死死拽住绳子？绳子会不会断？深渊之外的人会被掉下去的人拖累吗？”

布雷斯在卡牌上指点着，以便自己的意思能更好传达给你，说话间卡牌又回到了桌子中央，而他直视着你的眼睛，昏暗的光线下看不见灰色的眸子。

他的手从卡牌上撤下，在边缘处停留。很显然，他在等你的回答。你听着他平静的陈述，却总觉其中蕴含得太多。你有时总觉得自己还不够了解他，即使已经是公认的男女朋友关系，他似乎还是有很

多秘密。但你不会放弃一遍又一遍重新书写对他的认知，就像每个人总有那么一两个变形咒语要练上成千上万遍才能真正掌握，你从不计较试错的次数。

你伸手，和他刚刚的动作一样，指着处于深渊两边的两个人。

“但是，我的视角和你完全相反，于你而言，深渊在整个画面的下半部分，所以这个人像坠入深渊。但于我，深渊是整幅画面的上半部分，所以他不是在坠入深渊，而是从深渊中逃出生天，在丝线的牵引下，坠入所爱之人的怀抱。”

布雷斯张了张口，一副想说什么的样子，但被你截胡：“如果想要说什么我们的视角不一样，所以所见不可能相同，那么我要说你把自己局限了。”

你按住卡牌一转，你们的视角对调，你看见他眼中吞噬一切的深渊，他看见你眼中奔赴而来的勇气。

布雷斯的视线聚焦在卡牌上一会，随即抿嘴笑了一声。

“你真的很擅长说服我。刚刚尝试了一下你的思考模式，按照你的思路，就算不对调视角，看见这条丝线了吗？”他描画着丝线的延伸，直至碰到你的指尖，手心的温热覆上你的手背，“它将两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不论结局如何，缘分都如约而至。”

言尽于此，略显长久的沉默中，你看到布雷斯不再板板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而是微微后仰，厚重帷幕后泄露的月光映在他眸中。他或许是想让你看清他眼中的笑意直达眼底，并非伪装或是假意。

与不厌其烦的真诚最相配的，是愿意向你敞开心扉的回应。

### 小剧场：

“我演得那么敬业，而他！一点都不配合！”

第二天刚从宿舍出来，塞拉一看见你就开始一顿输出。别见怪，昨天见你回休息室一脸幸福的样子，为了好姐妹的好心情，她愣是忍住了吐槽的欲望。

去礼堂的路上，她激情讲完了她的精心策划和所有与布雷斯费尽力气周旋的倒霉经历，接着和你一起啃起了面包。

“话说，你昨天问得怎么样，心情那么好，他回答了你几个问题？”

“Actually,如果主动说也算的话，几乎所有。”

加热咒语歪斜地绕过了装着牛奶的玻璃杯，冲向了礼堂外。

“啊啊啊梅林，完蛋了！”

塞拉收拾好东西，一副急着跑路的样子。

“凯希，我先走一步，课上见！”

塞拉前脚刚走，礼堂就“不负众望”地进来了一位头发堪比刚进行完爆破的西莫的受害者。受害者旁边是外表一丝不苟的布雷斯，很好，他们正向你走来。你边后悔着为什么不一起跑路，边酝酿着洗清罪名的证词，布雷斯先开了口：“这位是‘密语室’的负责人，韦伯，赫奇帕奇六年级生。”

你不明所以地与韦伯握了握手。

“是这样的，因为学业和个人原因，我决定放弃密语室的负责人职位。正好扎比尼找到了我，我们交谈下来他有意接手。所以，我打算让他担任临时负责人，直到新负责人筛选出来。”

“……”

“这样我们将有很多时间交心了。”

“昨天不是你第一次接触密语室吗？”

“没错，但在你来之前，你的好朋友也算是不那么耐心地指导了一下我，加上后来你开启了新思路，我就发现密语室的有趣之处了。”

“别的不知道，但塞拉一定会抓狂的。”

“你们不是经常说‘来都来了’吗，我觉得她绝对可以理解的，对吧。”

逮住大晚上准备悄悄溜出休息室的你的塞拉：“什么！这简直是晴天霹雳、飞来横祸、祸国殃民！”你庆幸塞拉没有在现场听见这个消息，“等等，凯希，托你转告一下那小子，密语室要是变成蜜语室了我们都不会放过他的！”